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總集類四

130
730
1112

12
130
112

百十二



118
1330
112

學東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九

集部四十二

總集類四

乾坤清氣集十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偶桓編桓字武孟號海翁因眇一目又自號瞎

牛太倉人洪武中官荊門州吏目是集錄元一代

之詩分體編次其中如汪元量瀛國公元好問等

上該金宋之末張以甯危素等亦下涉明初朱彝

尊靜志居詩話稱明初詩家操選政者賴良直卿

所錢文
有詢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九 集部 總集類四

許中麗仲孚劉仔肩汝弼沈與士偁王偁孟敷皆有所蔽惟瞎牛乾坤清氣一編能別開生面惜余所鈔闕七言近體絕句未得全書恆以為憾此本稱鈔自孫氏蒼雪齋所闕與彝尊本同又以厲氏樊榭山房本郁氏東嘯軒本參校頗為精善雖卷帙無多而去取極為不苟又編在明初多見舊刻如七言古詩中陳旅泰定元年八月一首張翥周昉按樂圖一首鄭元祐送林彥清一首將還淮揚一首古樂府中揭傒斯馬上郎車中女二首陳泰

漢使謠一首薩都拉

原作薩都刺今改正

秋夜長一首張憲

飛來狐一首五言律詩中如馬祖常寄邵允文一

首南征一首張翥祿臺一首遊石頭城清涼寺一

首楊基夏夜有懷第二首今本集皆佚不載惟賴

此集以存又五言律詩中趙孟頫次袁學士上都

集韻一首松雪集不載而譚氏所刻趙子昂詩集

有之當亦從此本摭入也他如題金淵集詩山村

集竹素山房集皆作吾衍此本作屠彝烏夜啼將

進酒趙孝子歌三首玉山草堂雅集作柯九思此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九
集部
總集類四
三
作雅琥皆足以考異其餘字句互異諸集者不一而足甚如倪瓚春日雲林齋居詩凡六韻六十字而與本集相同者僅十七字桓受知倪瓚最深是必其手授定本爲編雲林集者所未見矣至於甘立烏夜啼一首既見八卷古樂府又載入一卷中作晚出西掖第二首編次亦未免小疏李孝光題楊鐵崖琴書安樂窩詩豔妻歡娛自令身枯二句誤析令字爲人之二字傳寫亦未免有舛然元詩選本究當以此編爲善也

元音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洪武甲子烏斯道序稱甯波孫原理彙輯又有曾用臧序稱爲定海丞張中達所刻末題辛巳九月下澣而空其年號兩字考辛巳爲建文三年殆以靖難革除剷削其板蓋猶明初本也所錄自劉因至龍雲從凡一百七十六人每人之下略註字號爵里大抵詳於元末而略於元初末附無名氏詩十一首又陳益稷詩一首程文海詩四首滕賓詩一首虞集詩五首別題曰

補遺均爲原目所不載其中無名氏諸篇尤爲淺俗與全書體例稍異或中達刻板之時以意增入歟顧嗣立元百家詩選凡例嘗議宋公傳元詩體要蔣易元風雅及原理是書所收均爲不廣然是書於去取之間頗具持擇雖未能盡汰當時穠縟之習而大致崇尚風格已有除煩滌濫之功矣

雅頌正音五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劉仔肩編仔肩字汝弼鄱陽人洪武初因薦應召至京集同時之詩爲此書上自公卿下至衲子

凡五十餘人而仔肩所作亦附焉用劉向王逸徐陵芮挺章例也有宋濂張孟兼前後二序皆作於洪武三年所選之詩每人寥寥數首蓋是時諸人之集皆未成編隨得隨錄故未能駭備然明初諸家今無專集行世者頗藉以略存梗槩其時武功初定文治方興仔肩擬之雅頌固未免溢美要其春容諧婉雍雍乎開國之音存之亦足以見明初之風氣也此本猶洪武時舊刻歲久刊敝頗有模糊佚脫之處無別本可校今悉姑仍其舊焉

唐詩品彙九十卷拾遺十卷

編修鄭際唐
家藏本

明高棟編棟有嘯臺集已著錄宋之末年江西一派與四靈一派併合而為江湖派猥雜細碎如出一轍詩以大弊元人欲以新豔奇麗矯之迨其末流飛卿長吉一派與盧仝馬異劉叉一派併合而為纖體妖冶俶詭如出一轍詩又大弊百餘年中能自拔於風氣外者落落數十人耳明初閩人林鴻始以規仿盛唐立論而棟實左右之是集其職志也所錄凡六百二十家得詩五千七百六十九

首分體編次為五言古詩二十四卷七言古詩十三卷長短句附焉五言絕句八卷六言附焉七言絕句十卷五言律詩十五卷五言排律十一卷七言律詩九卷排律附焉始於洪武甲子成於癸酉至戊寅又搜補作者六十一人詩九百五十四首為拾遺十卷附於後考玉臺新詠有古絕句四首棟以絕句居律詩前蓋有所考至排律之名古所未有楊仲宏撰唐音始別為一目棟祖其說遂至今沿用二馮批點才調集以堆砌板滯雜亂無章

之病歸咎於排之一字詆楛爲作俑然詩家不善
隸事卽二韻四韻未嘗不堆砌板滯雜亂無章是
亦不必盡以排字爲誤矣諸體之中各分正始正
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芴流九格其凡
例謂大略以初唐爲正始盛唐爲正宗爲大家爲
名家爲羽翼中唐爲接武晚唐爲正變爲餘響方
外異人等詩爲芴流間有一二成家特立自異者
則不以世次拘之如以陳子昂與李白列在正宗
劉長卿錢起韋應物柳宗元與高適岑參同在名

家是也其分初盛中晚蓋宋嚴羽已有是說二馮
嘗以劉長卿亦盛亦中之類力攻其謬然限斷之
例亦論大槩耳寒溫相代必有半冬半春之一日
遂可謂四時無別哉明史文苑傳謂終明之世館
閣以此書爲宗厥後李夢陽何景明等摹擬盛唐
名爲崛起其胚胎實兆於此平心而論唐音之流
爲膚廓者此書實啟其弊唐音之不絕於後世者
亦此書實衍其傳功過竝存不能互掩後來過毀
過譽皆門戶之見非公論也至於章懷太子黃臺

瓜詞沈佺期古意之類或黠竄舊文康寶月劉令
嫺之類或泛收六代杜常胡宿之類或誤採宋人
小小瑕疵尤所未免卷帙既富核檢為難第觀其
大體可矣

廣州四先生詩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乃明初廣州黃哲李德王佐趙
介四人詩也哲字庸之用薦拜翰林待制侍懿文
太子讀書出知東阿縣陞東平通判歸尋坐法死
有雪篷集德字仲修洪武中用薦授雒陽長史官

至義甯縣知縣有易菴集佐字彥舉本河東人元
末侍父官南雄遂占南海籍洪武初徵至京師授
給事中有聽雨軒瀛洲二集沒後橐多遺逸僅存
詩一卷郡人彭森刻於建安介字伯貞明初閉戶
讀書不求仕進屢薦皆辭免坐累逮赴京師卒於
南昌舟中後以子純官監察御史贈如其官有臨
清集四人初與同郡孫蕢號南園五先生後惟蕢
集流傳四人著作已多散佚此乃後人重輯之本
以蕢集別行故惟稱四先生焉雖網羅放失篇帙

無多然如哲之五言古體祖述齊梁德之七言長
篇胎息溫李俱可自名一家惟佐氣骨稍卑未能
驂駕而介詩所存太少不足以見所長耳然粵東
詩派數人實開其先其提唱風雅之功有未可沒
者故存之以著其槩俾與西菴集並傳焉

三華集十八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無錫錢子正及弟子義姪仲益合刻詩也子正
綠苔軒集六卷前有王達序子義種菊菴集四卷
前有洪武八年自序仲益錦樹集八卷前有魏驥

序三集初各自爲書正統中仲益族子公善等始
合而刻之其曰三華者蓋以三者皆錢氏英華也
按子正詩朱彝尊明詩綜不載但附見其名於子
義之下然二人出處始末均無可考獨仲益以元
末進士知華亭縣後爲翰林修撰見於魏驥序中
而明詩綜載仲益永樂初以翰林編修轉周王府
長史與驥序互有異同又稱仲益詩格爽朗惜遺
集罕傳子從秦對巖前輩購得亟錄八首猶未盡
其蘊云云然則彝尊僅見仲益遺集未見斯本也

則亦罕覩之笈矣

閩中十子詩三十卷

浙江汪汝璠家藏本

明袁表馬熒同編表字景從熒字用昭皆福州人
閩中十子者一曰福清林鴻有膳部集一曰長樂
陳亮有儲玉齋集一曰長樂高廷禮有木天清氣
集嘯臺集一曰閩縣王恭有白雲樵唱鳳臺清嘯
草澤狂歌諸集一曰閩縣唐泰詩軼不傳散見善
鳴集中一曰閩縣鄭定有澹齋集一曰永福王偁
有虛舟集一曰閩縣王褒有養靜集一曰閩縣周

元有宐秋集一曰侯官黃元其集名不傳皆明初
人萬歷丙子表等卽高以陳家所藏諸人之詩選
為是集考閩中詩派多以十子為宗厥後輾轉流
傳漸成窠臼其初已有唐摹晉帖之評其後遂至
有詩必律有律必七言而晉安一派乃至為世所
詬厲論閩中詩者嘗深病之要其濫觴之始不至
是也十人遺集已不盡傳傳者亦不盡可錄此編
採擷菁華存其梗槩猶可以見一時之風氣固宐
存以備一格焉

元詩體要十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宋緒編緒字公傳以字行餘姚人成祖時預修
永樂大典時同邑被徵者五人及書成宋孟嶽趙
膚迪朱德茂張廷皆授官緒獨辭歸是集錄元一
代之詩曹安調言長語稱其分體三十有八此本
凡爲體三十有六曰四言曰騷曰選曰樂府曰柏
梁曰五言曰七言曰長短句曰雜古曰言曰詞曰
歌曰行曰操曰曲曰吟曰嘆曰怨曰引曰謠曰詠
曰篇曰禽言曰香奩曰陰何曰聯句曰集句曰無

題曰詠物曰五言律曰七言律曰五言長律曰五
言絕曰六言絕曰七言絕曰拗體較安所列少七
言長律體側體二種未喻其故各體之前皆有小
序仿方回瀛奎律髓之例其中或以體分或以題
分體例頗不畫一其以體分者選體別於五言古
吟嘆怨引之類別於樂府長短句別於雜古體未
免治絲而棼其以題分者香奩無題詠物既各爲
類則行役邊塞贈荅諸門將不勝載更不免於挂
漏又第八卷楊維禎出浴絕句實唐韓偓七言律

詩後四句亦閒有疎舛然去取頗有鑒裁鄧林序稱緒深於詩故選詩如此之精非溢詞也傳本頗稀此本爲秀水曹溶家所藏目錄卷六以下闕書中亦閒有闕頁惜無別本可校矣

滄海遺珠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正統元年楊士奇序稱都督沐公所選又稱其字曰景颺黔甯王之仲子佐兄黔國公爲朝廷鎮撫西南一方考明史黔甯王沐英之子晟爲黔國公鎮雲南昂爲右都督領雲

南都司則此集當爲昂所編惟昂字景高不字景颺疑其初字景高至洪熙元年後避仁宗之諱改高爲颺史未及詳其以第三子爲仲子則疑誤以黔國公爲長也所錄凡朱經方行朱繼曾烜周昉韓宐可王景彰樓璉王汝玉逸泉平顯胡粹中楊宗彝劉叔讓楊子善張洪范宗暉施敬僧天祥機先大用二十人之作共三百餘首皆明初流寓遷謫於雲南者每人姓名之下各註其字號里居以其爲劉仔肩王偁諸家詩選所不及故名曰遺珠

二十人皆無專集此編去取頗精審所錄多斐然
可觀自古以來武人能詩者代代有之以武人司
選錄而其書不愧善本者惟此一集而已是固不
可不傳也

中州名賢文表三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劉昌編昌字欽謨吳縣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
河南提學副使遷廣東參政是編卽其官河南時
所蒐輯凡許衡六卷姚燧八卷馬祖常五卷許有
壬三卷王暉六卷富珠哩獅原作字木魯二卷又

獅今改正

二卷又

略依本集之體各以碑志銘傳等篇附錄於後考
許衡魯齋遺書馬祖常石田集許有壬至正集王
暉秋澗集雖尙存傳本而惟魯齋遺書有刊板餘
皆輾轉傳鈔舛譌滋甚賴此編擷其英華得以互
勘至姚燧本集五十卷富珠哩獅本集六十餘卷
見於諸家著錄者已久佚不傳獨賴此僅存其表
章之功亦不可泯矣每集末有昌所作跋語數則
亦頗見考訂王士禎香祖筆記載其勸宋牧仲重
刻文表且云欽謨諸跋當悉刻之以存其舊此本

實康熙丙戌宋榮授錢塘汪立名所刊其附八原
跋蓋本土禎之意也昌自序又謂此其內集尙有
外集正集雜集若干卷今俱未見殆久而散佚歟

明文衡九十八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程敏政編敏政有宋遺民錄已著錄是編首代
言爲詞臣奉敕撰擬之文次賦次騷次樂府次琴
操次表箋次奏議次論次說次解次辨次原次箴
次銘次頌次贊次七次策問次問對次書次記次
序次題跋次雜著次傳次行狀次碑次神道碑次

墓碣次墓誌次墓表次哀誄次祭文次字說爲類
凡三十有八悉從玉臺新詠之例題作者姓名惟
方孝孺則書字蓋是時靖難文禁稍弛而尙未全
解故存其文而隱其名也內琴操闕一首表闕四
首奏議闕十首辨闕一首頌闕一首贊闕二首記
闕十一首序闕十五首題跋闕四首雜著闕一首
傳闕一首神道碑闕十一首墓碣闕四首墓誌闕
八首墓表闕二首祭文闕二首皆有錄無書各註
闕字於目中未喻其故所錄如吳訥文章辨體序

題劉定之雜志之類皆非文體而袁忠徹瀛國公
事實之類事既誣妄文尤鄙俚皆不免蕪雜之譏
朱右櫻甯生傳雜述醫案至以一篇占一卷亦乖
體例然所錄皆洪武以後成化以前之文在北地
信陽之前文格未變無七子末流摹擬詰屈之偽
體稽明初之文者固當以是編爲正軌矣

新安文獻志一百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程敏政撰是書於南北朝以後文章事蹟凡有
關於新安者悉採錄之六十卷以前爲甲集皆其

鄉先達詩文略依真德秀文章正宗之例分類輯
錄其六十一卷以後則皆先達行實不必盡出郡
人所論撰分神跡道原忠孝儒碩動賢風節才望
吏治遺逸世德寓公文苑材武烈女方技十五目
其中有應行考訂者敏政復閒以己意參核而附
注之徵引繁博條理淹貫凡徽州一郡之典故彙
萃極爲賅備遺文軼事咸得藉以考見大凡故自
明以來推爲鉅製其中小小踳駁者如凡例稱朱
子詩文錄其涉於新安者而通判泰州江君墓銘

竟爾見遺又朱子所作其父松行狀松所作其父
森行狀既已竝收而松韋齋集中有錄曾祖父詩
後序一篇又復不錄皆不免於脫略然司馬光資
治通鑑已稱牴牾不能自保是書卷帙繁重不能
以稍有掛漏遂掩其蒐輯之功也

海岱會集十二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石存禮藍田馮裕劉澄甫陳經黃卿劉淵甫楊
應奎八人唱和之詩也存禮字敬夫號來山益都
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知府田有北泉集已著錄

無七子摹擬之弊故王士禛稱其各體皆入格非
苟作者觀其社約中有不許將會內詩詞傳播違
者有罰一條蓋山閒林下自適性情不復以文壇
名譽爲事故不隨風氣爲轉移而八人皆閑散之
身自吟詠外別無餘事故互相推敲自少疵類其
斐然可誦良亦有由矣

經義模範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王廷表序稱嘉靖丁未訪
楊升菴於滇得經義模範一帙乃同年朱良矩所

刻云云考廷表爲正德甲戌進士是科題名碑有朱良朱敬朱裳朱節朱昭朱方六人未詳孰是以字義求之殆朱方爲近乎方浙江永康人其仕履亦未詳所錄凡宋張才叔姚孝甯吳師孟張孝四人經義共十六篇其弁首卽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一篇呂祖謙錄入文鑑者也時文之變千態萬狀愈遠而愈失其宗亦愈工而愈遠於道今觀其初體明白切實乃如此考吳伯宗榮進集亦載其洪武辛亥會試中式之文是爲明之首科其所

作亦與此不相遠知立法之初惟以明理爲主不以修詞相尙矣康熙中編修俞長城嘗輯北宋至國初經義爲一百二十名家彙然所錄如王安石蘇轍諸人之作皆不言出自何書世或疑焉此集雖篇帙寥寥然猶可見經義之本始錄而存之亦足爲黜浮式靡之助惟劉安節集載有經義十七篇亦北宋程試之作此集未載或偶未見歟

文編六十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唐順之編順之有左編已著錄是集取由周迄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九 集部

總集類四

七

宋之文分體排纂陳元素序稱以真德秀文章正宗爲橐本然德秀書主於論理而此書主於論文宗旨迥異元素說似未確也其中如以莊韓孫子諸篇入之論中爲強立名目又不錄史記漢書列傳而獨取後漢書黃憲傳冠諸傳之上進退亦多失據蓋彙收太廣義例太多踳駁往往不免然順之深於古文能心知其得失凡所別擇具有精意觀其自序云不能無文卽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其平日又嘗謂漢以前之文未

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其言皆妙解文理故是編所錄雖皆習誦之文而標舉脈絡批導竅會使後人得以窺見開闔順逆經緯錯綜之妙而神明變化以蘄至於古學秦漢者當於唐宋求門徑學唐宋者固當以此編爲門徑矣自正嘉之後北地信陽聲價奔走一世太倉歷下流派彌長而日久論定言古文者終以順之

及歸有光王慎中三家爲歸豈非以學七子者畫
虎不成反類狗學三家者刻鵠不成尙類鶩耶閣
若璩潛邱劄記有與戴唐器書述宋實穎之言曰
荆川才大如海評書有詳有略惟文編出陳元素
者非其原本又稱兩本舍下俱有他日呈寄自知
之云云今世所行惟此一本其爲原本陳本不復
可考要其大旨固皆出於順之也

古詩紀一百五十六卷

內府藏本

明馮惟訥撰惟訥字汝言臨朐人嘉靖戊戌進士

官至江西左布政使加光祿寺卿致仕事蹟附見
明史馮琦傳其書前集十卷皆古逸詩正集一百
三十卷則漢魏以下陳隋以前之詩外集四卷附
錄仙鬼之詩別集十二卷則前人論詩之語也時
代縣長採摭繁富其中真僞錯雜以及牴牾舛漏
所不能無故馮舒作詩紀匡謬以糾其失然上薄
古初下迄六代有韻之作無不兼收溯詩家之淵
源者不能外是書而別求固亦採珠之滄海伐木
之鄧林也厥後臧懋循古詩所張之象古詩類苑

梅鼎祚八代詩乘相繼而出總以是書爲藍本然
懋循書雖稱補此書之闕而摭拾繁猥珠礫混淆
又割裂分體不以時代爲次使閱者茫不得正變
之源流之象書又以題編次竟作類書鼎祚書僅
漢魏全錄晉宋以下皆從刪節已非完備之觀而
漢魏詩中如所增蘇武妻詩之類又深爲藝林之
笑噓故至今惟惟訥此編爲詩家圭臬初太原甄
敬爲刊版於陝西一依惟訥原次而剗削甚拙復
閒有舛譌此本爲吳瑄等重刊雖去其前集正集

外集別集之名合併爲一百五十六卷而次第悉
如其舊校讐亦較甄本爲詳故今從吳本錄之惟
訥別有風雅廣逸十卷核其所載卽此編之前集
蓋初輯古逸諸篇先刊別行後乃續成漢魏以下
併爲一編實非有二今特別存其目而其書則不
復錄焉

詩紀匡謬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馮舒撰舒字已蒼號默菴又號癸巳老人常熟
人舒因李攀龍詩刪鍾惺譚元春詩歸所載古詩

輾轉沿譌而其源總出於馮惟訥之古詩紀因作是書以糾之凡一百一十二條其中如於忽操三章爲宋王令詩兩頭纖纖青玉玦一章爲王建詩休洗紅二章爲楊慎詩一一辨之而楊慎石鼓文僞本全載卷中乃置不一詰又蘇伯玉妻盤中詩詩紀作漢人固謬宋本玉臺新詠列於傅休奕詩後不別題蘇伯玉妻乃嘉定閒陳玉父刻本偶佚其名觀滄浪詩話稱蘇伯玉妻有此體見玉臺集則嚴羽所見之本實題伯玉妻名又桑世昌回文

類聚載盤中詩亦題蘇伯玉妻則惟訥所題姓名不爲無據舒之所駁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至禹玉牒詞實載後漢書郡國志註中惟訥不言所出但於題下畱未刻之版一行竟未及補舒校正斜柯諸字之譌而不及此條亦爲闕漏然他所抉摘多中其失考證精核實出惟訥之上原原本本證佐確然固於讀古詩者大有所裨不得議爲吹求雖謂之羽翼詩紀可矣

全蜀藝文志六十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次定四庫全書

集部 總集類四

三

明周復俊編復俊有東吳名賢記已著錄初宋慶元中四川安撫使袁說友屬知雲安縣程遇孫等八人哀成都文類五十卷中間尙有所未備嘉靖中復俊官四川按察司副使復博採漢魏以降詩文之有關於蜀者彙爲此書包括網羅極爲賅洽所載如宋羅泌姓氏譜元費著古器譜諸書多不傳於今又如李商隱重陽亭銘爲文苑英華所不錄其本集亦失載徐炯徐樹穀箋註義山文集卽據此書以補入如斯之類皆足以資考核諸篇之

後復俊閒附案語如漢初平五年周公禮殿記載洪适隸釋竝載史子堅隸格詳略異同彼此互見亦頗有所辨證其中若曹丕告益州文與魏人檄蜀文僞詞虛煽顛倒是非於理可以不錄然此志蒐羅故實例主全收非同編錄總集有所去取善惡竝載亦未足爲復俊病惟篇末不著駁正之詞以申公義是則義例之疎耳

古今詩刪三十四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明李攀龍編攀龍有詩學事類已著錄是編爲所

錄歷代之詩每代各自分體始於古逸次以漢魏
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後繼以明多錄同時諸人之
作而不及宋元蓋自李夢陽倡不讀唐以後書之
說前後七子率以此論相尚攀龍是選猶是志也
江淹作雜擬詩上自漢京下至齊梁古今咸列正
變不遺其序有曰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
甯共氣而皆悅於魂又曰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
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
遠兼愛然則文章派別不主一途但可以工拙為

程未容以時代為限宋詩導黃陳之派多生硬枝
榦元詩沿溫李之波多綺靡婉弱論其流弊誠亦
多端然鉅製鴻篇亦不勝數何容刪除兩代等之
自鄙無譏王士禎論詩絕句有曰鐵崖樂府氣淋
漓淵穎歌行格儘奇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
宋元詩其殆為夢陽輩發歟且以此選所錄而論
唐末之韋莊李建勳距宋初閱歲無多明初之劉
基梁寅在元末吟篇不少何以數年之內今古頓
殊一人之身薰蕕互異此真門戶之見入主出奴

不緣真有限斷厥後摹擬剽竊流弊萬端遂與公
安竟陵同受後人之詬厲豈非高談盛氣有以激
之遂至出爾反爾乎然明季論詩之黨判於七子
七子論詩之旨不外此編錄而存之亦足以見風
會變遷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廢也流俗所行
別有攀龍唐詩選攀龍實無是書乃明末坊賈割
取詩刪中唐詩加以評註別立斯名以其流傳既
久今亦別存其目而不錄其書焉

唐宋元名表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胡松編松有滁州志已著錄明史松本傳稱松
幼嗜學嘗輯古名臣章奏今未見其本是編乃松
督學山西時選爲士子程式之書雖所錄皆各集
所有無奇祕未睹之篇而去取極爲不苟前有自
序曰是學也昉於漢魏六朝盛於隋唐而極於宋
其體不能盡同然其意同於宣上德而達下情明
已志而述物則其後相沿日下競趨新巧爭尚衍
博往往貪用事而晦其意務屬詞而滅其質蓋四
六之本意失之遠矣其言頗爲明切自明代二場

用表而表遂變為時文久而偽體雜出或參以長
聯如王世貞所作一聯多至十餘句如四書文之
二小比或參以五七言詩句以為源出徐庾及王
駱不知徐庾王駱用之於賦賦為古詩之流其體
相近若以詩入文豈復成格至於全用成句每生
硬而杻極閒雜俗語多鄙俚而率易冠冕堂皇之
調剽襲者陳膚餽釘割裂之詞小才者纖巧其弊
尤不勝言松選此編挽頽波而歸之雅亦可謂有
功於駢體者矣

文氏五家詩十四卷

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長洲文氏三世五人詩也文洪字功大成化
乙酉舉人官涑水教諭著括囊彙詩一卷文一卷
其孫徵明著甫田集詩四卷徵明長子彭字壽承
官南京國子監博士著博士詩二卷次子嘉字休
承官和州學正著和州詩一卷彭之子肇祉字基
聖官上林苑錄事亦著詩五卷中惟徵明名最盛
其家學之淵源則自洪始如靜志居詩話所稱野
猿窺落果林蝶戀殘花自得翻書趣渾忘對客言

諸句饒有恬澹之致徵明詩格不高而意境自能拔俗至彭嘉肇祖亦能於耳濡目染之餘力承先緒所謂謝家子弟雖復不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種風氣也徵明甫田集已著錄然卷帙相連無容割裂且除此一集與五家之目亦不合尤無容改其舊名以五爲四故仍竝錄之而附著其互見之故焉

宋藝圃集二十二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李裝編裝有黃谷瑣談已著錄是集選錄宋人

之詩殫力蒐羅凡十三載至隆慶丁卯而後成所列凡二百三十有六人而核其名氏實二百三十有七人蓋編日時誤數一人末卷附釋衲三十三人宮閨六人靈怪三則妓流五人不知名四人通上當爲二百八十八人而註曰共二百八十四人則除不知姓名四人不數耳王士禎香祖筆記稱所選凡二百八十人亦誤數也書中編次後先最爲顛倒如以蘇軾蘇轍列張詠余靖范仲淹司馬光前陳與義呂本中曾幾列蔡襄歐陽修黃庭堅

陳師道前秦觀列趙抃蘇頌前楊萬里列楊蟠米芾王令唐庚前葉采嚴粲列蔡京章惇前林景熙謝翱列陸游前者指不勝屈其最誕者莫若以徽宗皇帝與邗居實張栻劉子翬合為一卷夫漢書藝文志以文帝列劉敬賈山之間武帝列蔡甲倪寬之間玉臺新詠以梁武帝及太子諸王列吳均等九人之後蕭子顯等二十一人之前以時代相次猶為有說至邗居實為邗恕之子年十八早夭在徽宗以前劉子翬為劉幹之子張栻為張浚之

子皆南宋高孝時人在徽宗以後乃君臣淆列尤屬不倫殆由選錄時隨手雜鈔未遑銓次歟至於廖融江為沈彬孟賓于之屬則上涉南唐馬定國周昂李純甫趙夔龐鑄史肅劉迎之屬則旁及金朝衡以斷限更屬未安王士禎之所糾亦未嘗不中其失也然香祖筆記又曰隆慶初元海內尊尚李王之派諱言宋詩而于田獨闡幽抉異撰為此書其學識有過人者則士禎亦甚取其書矣

元藝圃集四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九 集部 總集類四

明李袞編此集續宋詩而選所錄凡一百九人詩
六百二十五首自序稱地僻少書籍無以盡括一
代之所長今觀所錄有虞集范梈揭傒斯而無楊
載卽一代名人號爲四家者已闕其一是漏略誠
所不免又劉辰翁乃宋人王庭筠高克恭元好問
乃金人僧來復乃明人一例載入頗失斷限其編
次則倪瓚宋无余闕等皆元末人而名在最前戴
表元白斑等皆元初人而名在最後其他亦多先
後顛倒頗無倫序似亦隨見隨鈔未經勘定之本

與宋藝圃集相同殆慵於排纂遂用唐無名氏搜
玉小集不拘時代之例歟然其自序謂宋詩痼於
理元詩鄰於詞則深中兩代作者之弊故其去取
之間頗爲不苟以云備一代之詩誠爲不足以云
鑒別則較之泛濫旁收務盈卷帙者精審多矣

唐宋八大家文鈔一百六十四卷

通行本

明茅坤編坤有徐海本末已著錄明史文苑傳稱
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順之順之所著文編唐宋人
自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外無所取故坤選八大

家文鈔考明初朱右已採錄韓柳歐陽曾王三蘇之作爲八先生文集實遠在坤前然右書今不傳惟坤此集爲世所傳習凡韓愈文十六卷柳宗元文十二卷歐陽修文三十二卷附五代史鈔二十卷王安石文十六卷曾鞏文十卷蘇洵文十卷蘇軾文二十八卷蘇轍文二十卷每家各爲之引說者謂其書本出唐順之坤據其彙本刊版以行攘爲己作如郭象之於向秀然坤所作序例明言以順之及王慎中評語標入實未諱所自來則稱爲

盜襲者誣矣其書初刊於杭州歲久漫漶萬歷中坤之孫著復爲訂正而重刊之始以坤所批五代史附八歐文之後今所行者皆著重訂本也自李夢陽空同集出以字句摹秦漢而秦漢爲窠臼自坤白華樓彙出以機調摹唐宋而唐宋又爲窠臼故坤嘗以書與唐順之論文順之復書有尙以眉髮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之語又謂繩墨布置奇正轉摺雖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閒一段精神命脈則非具今古隻眼者不足與此云云蓋頗不

以能爲古文許之今觀是集大抵亦爲舉業而設其所評語疏舛尤不可枚舉黃宗羲南雷文定有答張自烈書謂其韓文內孔司勳誌不曉句讀貞曜先生誌所云來弔韓氏謂不知何人柳文內與顧十郎書誤疑十郎爲宗元座主歐文內薛簡肅舉進士第一讓王巖疑其何以得讓又以張谷墓表遷員外郎知陽武縣爲當時特重令職又孫之翰誌學究出身進士及第爲再舉進士皆不明宋制而妄爲之說又謂其圈點批抹亦多不得要領

而詆爲小小結果皆切中其病然八家全集浩博學者徧讀爲難書肆選本又漏略過甚坤所選錄尙得煩簡之中集中評語雖所見未深而亦足爲初學之門徑一二百年以來家弦戶誦固亦有由矣

吳都文粹續集五十六卷補遺一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錢穀編穀字叔寶長洲人明史文苑傳附見文徵明傳中但稱其能畫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則稱穀貧無典籍遊文徵仲之門日取插架書讀之手

鈔異書最多至老不倦傲鄭虎臣吳都文粹輯成
續編間有三百卷其子功甫繼之吳中文獻藉以
不墜云云功甫錢與治之字也所稱卷數與此本不
符疑合與治續編言之或穀初所蒐羅原有此數
後復加刪汰以成今本彝尊乃據其舊稟言之歟
此本第五十三卷五十四卷俱逸第五十卷亦殘
闕檢勘他本竝同蓋流傳既久不免脫遺已非完
本其中所標二十一門分類亦多未確蓋能博而
未能精者然自說部類家詩編文彙以至遺碑斷

碣無不甄錄其採輯之富視鄭書幾增至十倍吳
中文獻多藉是以有徵亦未可以蕪雜棄矣

石倉歷代詩選五百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曹學佺編學佺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編所選
歷代之詩上起古初下迄於明凡古詩十三卷唐
詩一百卷拾遺十卷宋詩一百七卷金元詩五十
卷明詩初集八十六卷次集一百四十卷舊一名
十二代詩選然漢魏晉宋南齊梁陳魏北齊周隋
實十一代既錄古逸乃綴於八代之末又併五代

於唐併金於元於體例名目皆乖刺不合故從其
版心所題稱歷代詩選於義爲諧所選雖卷帙浩
博不免傷於糅雜然上下二千年閒作者皆略存
梗槩又學侏本自工詩故所去取亦大都不乖風
雅之旨固猶勝貪多務得細大不捐者惟金代僅
錄元好問一人頗爲疎漏意其時毛晉所刊中州
集河汾諸老詩猶未盛行故學侏未見歟其冠於
元詩之首亦以一代祇一人不能成集故也據千
頃堂書目學侏所錄明詩尙有二集一百卷四集

一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一百卷今皆
未見殆已散佚然自萬歷以後繁音側調愈變愈
遠於古論者等諸自鄙無譏是本止於嘉隆正明
詩之極盛其三集以下之不存正亦不足惜矣

四六法海十二卷

內府
藏本

明王志堅編志堅有讀史商語已著錄秦漢以來
自李斯諫逐客書始點綴華詞自鄒陽獄中上梁
王書始疊陳故事是駢體之漸萌也符命之作則
封禪書典引問對之文則荅賓戲客難駸駸乎偶

金華山房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九
句漸多沿及晉宋格律遂成流迥齊梁體裁大判
由質實而趨麗藻莫知其然而然實皆源出古
文承流遞變猶四言之詩至漢而爲五言至六朝
而有對句至唐而遂爲近體面目各別神理不殊
其原本風雅則一也厥後輾轉相沿逐其末而忘
其本故周武帝病其浮靡隋李諤論其佻巧唐韓
愈亦斷斷有古文時文之辨降而愈壞一濫於宋
人之啟剝再濫於明人之表判剝襲皮毛轉相販
鬻或塗飾而掩情或堆砌而傷氣或雕鏤纖巧而

傷雅四六遂爲作者所詬厲宋姚鉉撰唐文粹至
盡黜儷偶宋祁修新唐書至全刪詔令而明之季
年豫章之攻雲間者亦以沿溯六朝相詆豈非作
四六者不知與古體同源愈趨愈下有以啟議者
之口乎志堅此編所錄下迄於元而能上溯於魏
晉如敕則託始宋武帝冊文則託始宋公九錫文
表則託始陸機桓溫謝靈運書則託始於魏文帝
應瑒應璩陸景薛綜阮籍呂安陸雲習鑿齒序則
託始陸機論則託始謝靈運大抵皆變體之初儷

語散文相兼而用其齊梁以至唐人亦多取不甚
拘對偶者俾讀者知四六之文運意遣詞與古文
不異於茲體深爲有功至於每篇之末或箋註其
本事或者證其異同或臚列其始末亦皆元元本
本語有實徵非明代選本所可及據其凡例雖爲
舉業而作實則四六之源流正變具於是編矣未
可以書肆刊本忽之也

古樂苑五十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梅鼎祚撰鼎祚有才鬼記已著錄是編因郭茂

倩樂府詩集而增輯之郭本止於唐末此本止於
南北朝則用左克明古樂府例也其所補者如琴
曲歌詞龐德公之於忽操見宋文鑑中乃王令擬
作非真龐所自作也雜歌曲詞之劉勳妻其詩藝
文類聚稱魏文帝作玉臺新咏稱王宋自作邗凱
坦齋通編稱曹植作然總爲五言詩不云樂府亦
不以劉勳妻三字爲樂府題也左思嬌女詩自詠
其二女嬉戲之事亦不云樂府也至梁昭明太子
沈約王錫王規王纘殷鈞之大言細言不過偶然

遊戲實宋玉大言賦之流既非古調亦未被新聲
強名之曰樂府則世說新語所謂矛頭淅米劔頭
炊百歲老翁攀枯枝井上轆轤臥嬰兒盲人騎瞎
馬夜半臨深池者何又不入乎溫子昇之擣衣本
咏閨情亦強名曰樂府柳惲謝惠連曹毗所作亦
同此題何又見遺乎梁簡文帝之名士悅傾城本
題爲和湘東王亦偶拈成句未必調名沈約之六
憶詩隋煬帝之雜憶詩且明標詩字以及閨思閨
怨春思秋思之類無不闌入則又何詩不可入樂

乎婉轉歌見吳均續齊諧記及晉書劉妙容鬼也
王敬伯人也劉妙容歌列琴曲歌詞中王敬伯歌
自應列於其後卽兩本字句小異不過註一作某
耳乃以敬伯補入末卷鬼歌中顛倒錯亂殊不可
解又開卷爲古歌詞以斷竹之歌爲首迄於秦始
皇祀洛水歌已不及郭本之託始郊廟爲得體而
雜歌謠詞中又出古歌一門始於擊壤歌迄於甘
泉歌不知其以何爲別他如隋煬帝之望江南採
摭僞撰之小說絕不考唐段安節樂府雜錄至李

德裕時始有此調則益糅雜矣然其摭拾遺佚頗足補郭氏之闕其解題亦頗有所增益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存之亦可資考證也其衍錄四卷記作者爵里及諸家評論蓋剽剽馮惟訥詩紀別集而稍為附益多採楊慎等之說今亦竝錄之備參訂焉

皇霸文紀十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梅鼎祚編鼎祚輯陳隋以前之文編為文紀以配馮惟訥詩紀此編上起古初下迄於秦故曰皇

霸文紀乃其書之第一集也洪荒以降書契莫詳事尚無徵況其文字傳於後者非漢代緯書之依託卽戰國諸子之寓言一槩哀存遂不免一真百偽至集古錄博古圖考古圖所列諸銘名姓時代半屬臆求點畫偏旁多緣附會劉楊異釋薛鄭殊音而確定為某商某周編之簡牘實為失於闕疑甚至籀磬銘六十三字惟錄篆文九乖體例他如穆天子傳詩序之類本各自為書亦登文集則錄所不當錄屈原楚詞惟載三篇則刪所不當刪何

致之偽岫巖碑楊慎之偽石鼓文竝出近代漫無考證大橫庚庚之兆且以漢文誤入之皆輯錄之疏不可據爲典要然網羅繁富周秦以前之作莫備於斯蕪雜之中菁英不乏陸機所謂雖榛楛之勿翦亦蒙茸於集翠者也故病其濫而終取其博焉

西漢文紀二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梅鼎祚編鼎祚皇霸文紀真偽糅雜頗有炫博之譏其作是編則一以史記漢書爲主而雜採他

書附益之所據爲根本者較諸子雜言頗爲典實故所收於班馬二史之外者亦藉以參校是非不至如皇霸文紀之濫如飛燕奏牋成帝荅詔張良四皓往返書孔臧與子弟書東方朔寶甕銘李陵蘇武往返書劉向上關尹子子華子於陵子奏揚雄潤州牧箴卓文君司馬相如誄諸篇依託顯然者皆能辨之其他如西京雜記東方朔別傳搜神記博物志佛藏辨正論所載諸篇及孔安國尙書序孔衍家語序等文雖未一一釐正要其所漏不

過百中之一矣惟新書節錄數篇則新語春秋繁露之類以例推之何不竝載列女傳及揚雄諸賦竝節錄其序以例推之其他亦將多不勝收殊無義例其於詔制既以各帝分編又往往隨事附各篇之後端緒龐雜於編次之體亦乖然三代以下文章莫盛於西漢西漢莫備於此編含英咀華固著作之驪淵矣

東漢文紀三十二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梅鼎祚編鼎祚西漢文紀根據史漢故多爲典

確是編雖亦以正史爲宗而雜書之作始盛於東漢卽劉珍張璠諸記著錄正史者亦逾八家沿及六代小說繁興其時去雒京最近故依託附會尤較西漢爲多至於集古金石諸錄博考古諸圖以迨隸釋隸續而下搜括舊刻爭奇炫博者彌不一家而西漢自五鳳磚數事以外寥寥無多其碑碣文詞器物銘識亦往往惟稱東漢鼎祚蒐羅旣富義取全收其閒眞贋互陳異同蠡起而訂譌正舛亦不及西漢文紀之詳固其所也至如曹全一

碑近代始出亦復摭摭不遺其採輯亦云勤矣若夫永和裴岑破呼衍王碑遠在西域我

皇上天威耆定儒者始睹其文鼎祚生明季衰微之時嘉峪關外卽爲絕域其略而不載固未可以爲疎漏焉

西晉文紀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梅鼎祚編西晉相傳四葉爲日無多何晏王弼之徒以莊老清言轉相神聖浸淫不返遂至於南渡偏安然觀鼎祚所編一代之文則討論典故崇

勵風俗者猶居其半蓋東漢以來老師宿儒之遺訓越三國而猶有存焉非鼎祚哀而輯之不知建武以還猶能立國者爲禮教未殄之故也其中多採詩賦之序以足篇帙特較他代爲繁殊嫌割裂又司馬懿以及師昭雖晉書本紀三祖竝登而揆以史法終乖限斷鼎祚旣通編八代之文自宐附之魏末使名號不舛時代靡差乃因仍晉書之失存其帝號以冠篇是亦失於糾正者矣

宋文紀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九

集部 總集類四

明梅鼎祚編鼎祚所輯八代文紀卷溢三百其版行者自皇霸至西晉而止鼎祚歿後應天巡按御史張煊甯國府知府周維新始爲次第開雕而此集先成故卷首獨有煊及維新序宋之文上承魏晉清儁之體猶存下啟齊梁纂組之風漸盛於八代之內居文質升降之關雖涉雕華未全綺靡觀鼎祚所錄可以見風氣轉移日趨日變之故焉其編纂之體略同漢晉中間如廬山公九錫文和香方之類鉅細兼收義取全備猶之鮒表頭責子羽

文諸作咸登前牒不能以蕪累爲譏惟宋公冊封九錫禪代諸文旣爲晉人所撰自當附之於晉紀移而入宋於例殊乖又司馬越女銘詞雖發自宋年而撰由晉代附之簡末尤無取義是則編次之疎矣

南齊文紀十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梅鼎祚編是集於酬答之文參錯附錄及誤載前代冊誥與諸集略同而體例尤爲叢脞如永明五年九月詔乃齊書撮敘其事而以爲詔詞高祖

與周盤龍第二勅明帝手詔王思遠皆只常言五
字但可存爲故實豈宜日以文章無姓名之文例
附於末而魚腹侯子響還本奏獨列於前代擬諸
作例歸操觚之人而褚淵禪齊詔江淹築壘教獨
不畫一曹景宗與弟義宗書沈約答陸厥樂藹書
猶曰人雖入梁事關齊代至於宋順帝答誅黃回
詔則宋文紀自爲一集何以隔代闕入若劉虬答
蕭子良書已見二卷又見六卷失檢抑又甚矣其
閒如高祖與王彥之書尺牘誤以爲世祖崔覺與

妹書尺牘誤以爲崔恭祖亦閒有小小駁正然如
黃回一人隔數頁而重註曹虎一人前註見北魏
而七卷之中乃別出曹虎之名詳註爵里矛盾者
正復不少徒以一代之文兼收全備而存之耳

梁文紀十四卷

浙江巡撫
探進本

明梅鼎祚編是集採梁一代之文多取之梁書南
史及諸家文集故所錄不甚繁碎考證亦頗精核
惟以後梁蕭歸退附外國之後不與諸王同列殊
乖次序又侯景矯詔入於簡文帝文內亦非事實

他若梁武帝請諡答詔不著其人稍爲疎漏江淹
集作於齊代割以入齊齊文紀既已發例何修之
之文乃云以上作於齊朝以下作於梁世但爲分
註而全入此集亦未免自亂其例然較他集終爲
有條理也梁代沿永明舊製競事浮華故裴子野
撰雕蟲論以貶其失簡文帝與湘東王書曰六典
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
咏性情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
遲遲春日反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又日時

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謝客吐言
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糠粕裴氏乃良史
之才了無篇什之美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宐
慕一代帝王持論如是宐其風靡波蕩文體日趨
華縟也然古文至梁而絕駢體乃以梁爲極盛殘
膏賸馥沾漑無窮唐代沿流取材不盡譬之晚唐
五代其詩無非側調而其詞乃爲正聲寸有所長
四六旣不能廢則梁代諸家亦未可屏斥矣

陳文紀八卷

浙江巡撫
探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九

集部 總集類四

四三

明梅鼎祚編南朝六代至陳而終文章亦至陳而極敞其時能自成家者詩惟陰鏗張正見文則徐陵沈炯以外惟江總所傳稍多而或久仕梁朝上承異代或晚歸隋主尙署前銜鼎祚兼其前後諸作割併於陳以足卷帙未免朝代混淆然鼎祚既取南北朝文通爲編次苟闕其一代則源流始末有所未詳斯亦不得已之變例也況永明天監相去未遙江左餘風往往而在韓柳未出以前王楊之麗製燕許之鴻篇多有取材於是者亦不能以

其少而廢之矣

北齊文紀三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梅鼎祚編北齊著作邢魏居首其餘零篇短札取備卷帙而已所採自正史以來不過文苑英華藝文類聚通鑑諸書蓋流傳本少蒐輯爲難非其網羅之未備也其首列高歡高澄亦同西晉之編濫登三祖他如侯景報高澄書史明言王偉文宣卽位告天文史明言魏收天保元年大赦詔藝文類聚明言邢邵而不歸操筆之人竟冒署其所代

核以事實亦未睹其安又顏氏家訓各自爲書史志相沿著錄設使全文載入已於體例有乖乃僅錄其敘致一篇而一篇之中又僅錄其首四五行豈非以篇頁無多忽而不檢致是疎漏歟考崇禎戊寅周鑑序鼎祚所輯文紀自東晉以下皆鼎祚沒後所刻蓋中多草創之槁其後人未盡是正因而刊之亦非盡鼎祚之失也

後周文紀八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梅鼎祚編按東漢東晉之名所以別於西南齊

之名所以別於北若周則豐鎬舊京年祀綿遠中原江左別無國號相同盧思道作興亡論題曰後周殊爲無義故令狐德棻所撰國史但曰周書鼎祚仍以後題未免失於刊正所錄宇文氏一代之文不過八卷而庾信一人乃居五卷次則王褒撰著尙十八篇使非借才異國其寂寥更甚於高齊然宇文泰爲丞相時干戈擾攘之中實獨能尊崇儒術釐正文體大統五年正月置行臺學十一月命周惠達唐瑾制禮樂大統十一年六月患晉氏

以來文章浮華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仍命自
今文章咸依此體今觀其一代詔敕大抵溫醇雅
令有漢魏之遺風卽閒有稍雜俳偶者亦摛詞典
重無齊梁綺豔之習他如庾信集中春賦鐙賦之
類大抵在梁舊作其入北以後諸篇亦皆華實相
扶風骨不乏故杜甫有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
筆意縱橫語豈非黜雕尙樸導之者有漸歟無平
不陂無往不復六朝靡麗之風極而將返實至周
而一小振未可以流傳之寡而忽之也

隋文紀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梅鼎祚編隋氏混一南北凡齊周之故老梁陳
之舊臣咸薈粹一朝成文章之總匯而人沿舊習
風尙各殊故著作之林不名一格四十餘載竟不
能自爲體裁又世傳小說唐代爲多而仁壽大業
去唐最近遺篇瑣語眞贗相參不能無所附會故
鼎祚所錄此集又最糅雜其中如隋遺錄開河記
迷樓記海山記大業拾遺記皆出依託而王度古
鏡記尤爲迂怪不經搜神異苑之末流睽車夷堅

之先路豈可登之總集自穢其書又如甲秀堂帖載煬帝跋曹子建墨跡唐以來收藏賞鑒皆所未聞詞旨凡庸顯出近代而一槩闌入未免失於鑒裁至於唐高祖太宗褚亮李靖陳叔達溫大雅魏徵諸人不繫於隋無煩擬議乃以其文作於隋末遂爾兼收而李德林代靜帝之詔作於周時顏之推請考樂之奏上於梁代前則文隨人編後則人隨文列揆以斷限厥例安居若文帝復姓令之誤採史文李德林之修定五禮詔題爲文帝祖君彥

之移郡縣書與袁子幹書魏徵與郇王慶書皆題爲李密孔德紹遺秦王書題爲竇建德以及罪蜀王秀文已見一卷復見二卷戴逵皇太子箴已見五卷復見七卷又諸集之通病不在所論矣八卷之末載梁神游等十二人蓋鼎祚文紀以此集爲終神游等時代未詳故統附於此合觀所錄雖牴牾罅漏卷卷有之然上起古初下窮八代旁搜博採薈合成編使唐以前之文章源委相承粲然可考斯實藝苑之大觀其功亦不爲過掩矣

按千頃堂書目載鼎祚所編尙有三國文紀
東晉文紀後陳文紀三國東晉今未見其本
姑從闕如後陳併不知爲何代疑傳寫有譌
今亦未見其本故置之不論焉

釋文紀四十五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梅鼎祚編是書成於崇禎辛未哀輯歷代名僧
之文以及諸家之文爲釋氏而作者冠以經典所
譯西域梵書一卷溯其源也二卷以迄四十三卷
爲東漢至陳隋之作四十四卷四十五卷則無名

氏時代者然皆唐以前人所著也採摭極爲繁富
每人名之下各註爵里每篇題之下各註事實亦
頗便檢閱其中如王少頭陀寺碑載在文選人人
習讀而蒐遠略近失之眉睫之前又如智永題右
軍樂毅論後與月儀獻歲帖其人雖釋氏之徒而
其文實不爲釋氏作一槩收之亦嫌泛濫皆不免
於小疵然六代以前之異學則已斑斑然矣又其
時文士競以藻麗相高卽縉流亦具有詞采故大
抵吐屬嫺雅論說亦皆根據經典尤不類唐以後

諸方語錄徒以俚語掉弄機鋒卽論其文章亦不失爲斐然可觀也

文章辨體彙選七百八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賀復徵編復徵字仲來丹陽人是書首無序目書中有復徵自著道光和尚述云先憲副昔宦夔門時爲天啟甲子六月越歲乙丑予入蜀悉其事先憲副爲郎南都嗣後入粵歸吳又云先宮保中冷公請師演說金剛經又吳吟題詞云辛未秋家大人粵西命下予以病侍行考丹陽賀氏一家登

科名者邦泰嘉靖己未進士邦泰孫世壽萬歷庚戌進士官總督倉場戶部尙書世壽子王盛崇禎戊辰進士按之復徵所序祖父官階年月俱不相合又每冊首有晉江黃氏父子藏書印記而千頃堂書目乃不載是編均莫詳其故也復徵以吳訥文章辨體所收未廣因別爲蒐討上自三代下逮明末分列各體爲一百三十二類每體之首多引劉勰文心雕龍及吳訥徐師曾之言閒參以已說以爲凡例其中有一體而兩出者如祝文後既附

致語後復有致語一卷是也有一體而強分爲二者如既有上書復有上言僅收賈山至言一篇既有墓表復有阡表僅收歐陽修瀧岡阡表一篇記與紀事之外復有紀雜文之外復有雜著是也有一文而重見兩體者如王褒僮約一見約再見雜文沈約修竹彈甘蕉文一見彈事再見雜文孔璋請代李邕表一見表再見上書孫樵書何易于事一見表再見紀事是也又於金元之文所收過略而後人擬仿偽撰之作如張飛新都縣真多山銘

之類乃槩爲收入未免失於別裁意其卷帙旣繁彙本初脫未經刊定不能盡削繁蕪然其別類分門搜羅廣博殆積畢生心力鈔撮而成故墜典祕文亦往往有出人耳目之外者且其書祇存鈔本傳播甚稀錄而存之固未始非操觚家由博返約之一助爾

古詩鏡三十六卷唐詩鏡五十四卷

內府藏本

明陸時雍撰時雍字仲昭桐鄉人崇禎癸酉貢生是編選自漢魏以迄晚唐之詩分爲二集前有總

論一篇其大旨以神韻爲宗情境爲主如云詩須
觀其自得古人佳處不在言語閒又云氣太重意
太深聲太宏色太厲佳而不佳反以此病又云詩
不患無材而患材之揚不患無情而患情之肆不
患無言而患言之盡不患無景而患景之煩所言
皆妙解詩理其閒如孔雀東南飛一詩譏其情詞
之紕謬而於儲光羲孟浩然輩亦俱有微詞蓋其
時王李餘波相沿未息學者方以吞剝爲工故於
蹊逕易尋者往往加之排斥欲以此針砭流俗故

不免於懲羹而吹竈然其採摭精審評釋詳核凡
運會升降一一皆可考見其源流在明末諸選之
中固不可不謂之善本矣書中評語閒涉纖仄似
乎漸染楚風然總論中所指晉人華言是務巧言
是標實以隱刺鍾譚其字句尖新特文人綺語之
習與竟陵一派實貌同而心異也

漢魏

六朝一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張溥編溥有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已著錄自馮
惟訥輯詩紀而漢魏六朝之詩匯於一編自梅鼎

祚輯文紀而漢魏六朝之文匯於一編自張燮輯七十二家集而漢魏六朝之遺集匯於一編溥以張氏書爲根柢而取馮氏梅氏書中其人著作稍多者排比而附益之以成是集卷帙旣繁不免務得貪多失於限斷編錄亦往往無法考證亦往往未明有本係經說而人之集者如董仲舒集錄春秋陰陽劉向劉歆集錄洪範五行傳之類是也有本係史類而人之集者如褚少孫集全錄補史記荀悅集全錄漢紀論之類是也有本係子書而人

之集者如諸葛亮集錄心書蕭子雲集錄淨住子是也有牴牾顯然而不辨者如張衡集錄周天大象賦稱魏武黃星之類是也有是非疑似而臆斷者如陳琳傳中有袁紹使掌書記一語遂以三國志注紹冊烏桓單于文錄之琳集是也有僞妄無稽而濫收者如東方朔集錄真仙通鑑所載與友人書及十洲記序之類是也有移甲入乙而不覺者如庾信集錄楊炯文二篇之類是也有採摭未盡者如束皙集所錄餅賦寥寥數語不知祝穆事

文類聚所載尚多之類是也有割裂失次者如鍾
會集成侯命婦傳三國志註截載兩處遂分其首
尾各爲一篇之類是也有可以成集而遺之者如
枚乘七發忘憂館柳賦諫吳王書及玉臺新詠所
載古詩可成一卷左思三都賦白鬢賦髑髏賦及
文選所載咏史詩亦可成一卷而擯落不載之類
是也然州分部居以文隸人隸代使唐以前
作者遺篇一一略見其梗槩雖因人成事要不可
謂之無功也明之末年中原雲擾而江以南文社

乃極盛其最著者艾南英倡豫章社衍歸有光等
之說而暢其流陳子龍倡幾社承王世貞等之說
而滌其濫溥與張采倡復社聲氣蔓延幾徧天下
然不甚爭學派亦不甚爭文柄故著作皆不甚多
溥所撰述惟刪定名臣奏議及此編爲巨帙名臣
奏議去取未能盡允此編則元元本本足資檢核
溥之遺書固應以此爲最矣

古今禪藻集二十八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釋正勉性通同編其哀輯則釋普文也普文字

理菴正勉字道可竝嘉興人性通字蘊輝應天人
所錄皆釋子之作而不必其有關於佛理曰禪藻
者猶曰僧詩云爾所載上起晉支遁下訖性通所
自作以朝代編次每代之中又自分諸體中間如
宋之惠休唐之無本後皆冠巾仕宦與宋之道潛
老而遘禍官勒歸俗者不同一槩收之未免泛濫
又宋倚松老人饒節後爲僧名如璧陸游老學菴
筆記稱爲南渡詩僧之冠與葛天民卒返初服者
亦不同乃漏而不載至寶月行路難鍾磔詩品明

言非其所作載構訟納賂事甚悉而仍作僧詩皆
未免疎於考訂他如卷一之末獨附讚銘誄賦蓋
以六朝篇什無多借盈卷帙然以此爲例則諸方
偈頌孰非有韻之文正恐累牘連篇汗牛而載於
例亦爲不純特其上下千年網羅頗富較之唐僧
宏秀集惟取一朝宋九僧詩但備數家者較爲完
具存之亦可備採擇焉

三家宮詞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毛晉編晉有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廣要已著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九

集部 總集類四

五三

錄三家者一爲唐王建一爲蜀花藥夫人一爲宋
王珪各七言絕句一百首建詩集別著錄其宮詞
百首舊刻雜入王昌齡長信秋詞一首劉禹錫魏
宮詞二首白居易後宮詞一首張籍宮詞二首杜
牧秋夕作一首出宮人一首晉竝考舊本釐正花
藥夫人蜀孟昶妃費氏也宋熙甯五年王安國檢
校官書始得其手書於敝紙中以語王安石王安
石以語王珪馮京始傳於世珪所撰華陽集明代
已佚今始以永樂大典所載哀輯著錄惟此宮詞

有別本孤行而流俗傳寫誤以其中四十一首竄
八花藥夫人詩中而移花藥夫人詩三十九首屬
之於珪又摭唐詩二首足之顛舛殊甚此本亦一
一校改建贈王守澄詩有不是當家親向說九重
爭得外人知句雖一時刼制之詞而宮禁深嚴流
傳瑣事亦未必不出於若輩其語殆不盡誣費氏
身備掖庭述所見聞珪出入禁闈歷仕四朝不出
國門而至宰相耳孺目染亦異乎草野傳聞晉哀
而編之皆足以考當日之軼事不但取其詞之工

也

二家宮詞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毛晉編凡宋徽宗皇帝三百首甯宗楊皇后五十首徽宗卷末有帝姬長公主跋稱自建中靖國二年至宣和六年緝熙殿所收藏御製宮詞共三百首命左昭儀孔禎同嬪御章安愷等收輯類而成書云云考蔡京改公主爲帝姬各有封號此旣云帝姬又云長公主非當時之制又禎字爲仁宗廟諱當時改文貞爲文正改魏徵爲魏證嫌名猶

避之甚嚴豈有宮中昭儀敢以此字爲名者此跋殆出於依託楊后卷末有潛夫跋不著名氏毛晉謂不知何許人考劉克莊字潛夫跋稱癸酉仲春爲度宗咸淳九年時代亦合或克莊所題耶毛晉跋徽宗卷末稱舊刻或二百八十首或二百九十二首或三百首或三百首有奇多混入鄙俚贗作後從雲閒得一元本止闕二首則其書已屢經竄亂卽所謂雲閒元本亦未必舊觀又跋楊后卷末稱今本止三十首餘二十首從未之見乃天啟丁

卯得胡應麟家祕本所載又稱迎春燕子尾纖纖
一首落絮濛濛立夏天一首紫禁仙輿詰旦來一
首向刻唐人蘭徑香消玉輦蹤一首闕月流光入
綺疏一首輦路青苔雨後深一首向刻元人今姑
仍原本云云今考集中阿姊攜儂近紫微藥宮承
寵對芳菲繡幃獨自裁新錦怕看花開蝴蝶飛一
首亦似楊妹子作故有首句書史會要稱楊妹子
詩語關情思人或譏之蓋卽此類不應出楊后之
筆蓋此三百五十首者皆後人哀輯得之真偽參

半不可盡憑姑以流傳已久存之耳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九

漢軍樊封初校
順德馮佐勛覆校

百七